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六章 清廉

李襲譽，江淮俗尚商賈，不事農業，及譽為揚州，引雷陂水，又築句城塘，以灌溉田八百餘頃。襲譽性嚴整，在職莊肅，素好讀書，手不釋卷。居家以儉約自處，所得俸祿，散給宗親，餘貲寫書數萬卷。每謂子孫曰：「吾不好貨財，以至貧乏。京城有賜田一□頃，耕之可以充食；河南有桑千樹，事之可以充衣；所寫得書，可以求官。吾歿之後，爾曹勤此三事，可以無求於人矣。」時論尤善之。鄭善果父誠周為大將軍，討尉遲迥遇害。善異性至孝篤慎，大業中，為魯郡太守。母崔氏甚賢明，曉正道。嘗於閣中聽善果決斷，聞剖析合理，悅；若處事不允，則不與之言。善果伏牀前，終日不敢食。母曰：「吾非怒汝，愧汝家耶。汝先君清恪，以身徇國，吾亦望汝及此。汝自童子承襲茅土，今至方伯，豈汝自能致之耶？安可不思此事？吾寡婦也，有慈無威，使汝不知教訓，以負清忠之業。吾死之日，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？」善果由是勵己清廉，所蒞咸有政績。煬帝以其儉素，考為天下第一，賞物千段，黃金百兩。入朝，拜左庶子，數進忠言，多所匡諫。遷工部尚書，正身奉法，甚著勞績。

馮立有武藝，略涉書記，事隱太子。太子誅，左右悉逃散。立歎曰：「豈有生受其恩，而逃其難。」乃率兵犯玄武門，殺將軍敬君弘，謂其徒曰：「微以報太子矣。」遂解兵而遁。俄來請罪，太宗數之曰：「汝間構阻我骨肉，復出兵來戰，殺我將士，汝罪大也。何以逃死？」對曰：「屈身事主，期於救命，當戰之日，無所顧憚。」因歎歎，悲不自勝。太宗宥之，立謂其所親曰：「逢莫大之恩，終當以死奉答。」俄而突厥至便橋，立率數百人力戰，殺獲甚眾。太宗深嘉歎之。出牧南海，前後牧守，率多貪冒。蠻夷患之，數為叛逆。立不營生業，衣食取給而已。嘗至貪泉，歎曰：「此吳隱之所酌泉也，飲一杯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。」畢飲而去。

裴炎有雅望於朝廷。高宗臨崩，與舅王德真俱受遺詔輔少主。則天既臨朝，廢中宗為廬陵王，將行革命之事。徐敬業舉兵於揚州，時炎為內史，示閒暇不急討。則天潛察之，下炎詔獄。鳳閣侍郎胡元範、劉齊賢等庭爭，以炎忠鯁無反狀。則天曰：「炎反有端，顧卿不知耳。」範、賢曰：「若裴炎反，臣等亦反。」則天曰：「朕知裴炎反，知卿不反。」炎既誅，範、賢亦被廢黜。炎將刑，顧謂兄弟曰：「可憐官職並自得之，炎無分毫遺，今坐炎流竄矣。」炎雖官達而甚清貧，收其家，略無積聚，時人傷焉。

楊嶠為祭酒，謂人曰：「吾雖三品，非不榮貴，意常不逾疇昔一尉也。」時議重之。嶠祖父休之，事北齊，執政將封為王以寵之。休之固辭，而謂人曰：「我非奴、非獠，何事封王耶！」

李日知為侍中，頻乞骸骨，詔許之。初，日知將欲陳請，不與妻謀。及還，飾裝將出居別業，妻驚曰：「家室屢空，子弟名宦未立，何為辭職也？」日知曰：「書生至此已過分，人情無厭，若恣其心，是無止足也。」

李懷遠久居榮位，而好尚清簡，宅舍屋宇，無所增改。嘗乘款段，豆盧欽望謂之曰：「公榮貴如此，何不買駿乘之？」答曰：「此馬倖免驚駭，無假別求。」聞者歎伏。

馮履謙，七歲讀書數萬言，九歲能屬文。自管城尉丁艱，補河北尉。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，與謙疇舊，餉一鏡焉。謙集縣吏遍示之，咸曰：「維揚之美者，甚嘉也。」謙謂縣吏曰：「此張公所致也。吾與之有舊，雖親故不坐，著之章程。吾效官，但以俸祿自守，豈私受遺哉！《昌言》曰：『清水見底，明鏡照心。』余之效官，必同於此。」復書於使者，乃歸之。聞者莫不欽尚。官至駕部郎中。

盧懷慎，其先范陽人。祖父恂為靈昌令，因家焉。懷慎少清儉廉約，不營家業，累居右職。及乘鈞衡，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，所得俸祿，皆隨時分散，而家無餘蓄，妻子不免匱乏。及薨，贈荊州大都督，諡曰文成。玄宗幸東都，下詔曰：「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，衣冠重器，廊廟周材，訏謨當三傑之一，學行總四科之二。等平津之輔漢，同季文之相魯。節鄰於古，儉實可師。雖清白瑩然，贏金非寶；然妻孥貧窶，儋石屢空。言念平昔，彌深軫悼。宜恤凌統之孤，用旌晏嬰之德。宜賜物一百段，米粟二百石。」明年，車駕還京師，望見懷慎別業，方營大祥齋，憫其貧乏，即賜絹五百疋。制蘇頌為之碑，仍御書焉。子奐歷任以清白聞，為陝郡太守。開元二□四年，玄宗還京師，次陝城頓，賞其政能，題《贊》於其廳事曰：「專城之重，分陝之雄。人多惠愛，性實謙沖。亦既利物，存乎匪躬。為國之寶，不墜家風。」天寶初，為晉陵太守。嶺南利兼山海，前後牧守贓污者多，乃以奐為嶺南太守，貪吏斂跡，人庶愛之。